

狂犬病的復發與燎原是台灣 公衛倒退嚕的警訊

●涂醒哲／前衛生署署長、前立法委員

狂犬病可怕，讓狂犬病再現的執政無能更可怕。

狂犬病的可怕，在於人感染狂犬病病毒後，一旦病發死亡率幾達百分之百，且因為死前所引發的一些症狀，包括：全身抽筋、見水則恐，痛苦若狂的表情，讓人印象深刻。但狂犬病不是不能治療的，醫界上及早使用人類免疫球蛋白及狂犬病疫苗，將近百分之百可以治癒。狂犬病在公共衛生上也不是不能預防的，台灣就曾成功根除狂犬病。因此，在科學上狂犬病防治不是問題，問題在親中作為及執政無能。更可議的是這次因為狂犬病的復發造成人人自危，家中貓狗被亂丟，以掩蓋服貿協議、核四電廠等重大爭議的政治操弄。

狂犬病是一種急性病毒性腦脊髓炎，病毒因人被已感染狂犬病毒（一種桿狀病毒，Lyssavirus）的動物咬或抓而進入人體。病毒存在於唾液中，理論上人若咬傷人也有傳染的機會，但實務上（尚無人傳人的病例報告，主要還是由人養的寵物，如：貓、狗傳染給人（城市型狂犬病），少數則是在野外生活時被野生動物咬傷而感染（森林型狂犬病）。

人或動物感染到狂犬病毒後，一般有三至八週的潛伏期，偶而也可短至九天或長至七年。一旦發病後，致死率幾達百分之百。感染初期會出現發燒、發冷、喉嚨痛、全身不舒服、厭食、嘔吐、咳嗽、呼吸困難……等症狀，幾天後，會出現興奮及恐懼的現象，由於吞嚥困難，咽喉部肌肉痙攣，看到水更為痛苦（故又稱為恐水症），隨後出現神經麻痺、抽搐、精神錯亂，最後因呼吸麻痺而死亡。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簡稱WHO）估計（2010年）全世界約有61,000人（37,000~86,000）死於狂犬病，其中亞洲（不含中亞）最多，約34,500人，其他亞洲國家約10,550人，非洲約有23,800人，歐美等先進國家只有零星的森林型個案。估計全年為了狂犬病要花費六十億美金的社會成本，包括：生產力的流失及人被狂犬病動物咬傷後的疫苗注射費用，可憐的是，愈落後的國家有愈多的狂犬病例。

在台灣，這種可怕的病在日治時代已完全絕跡。二次世界大戰後，中國軍隊被派到台灣暫時「軍事佔領」，而其後中國國民黨也因貪污舞弊，被中國共產黨及中國人民逐出中國大陸「轉進」到台灣。隨著中國大量軍民的遷移來台，動物狂犬病也在1947年由上海傳到台灣來，而在1948年4月15日由林宗義醫師在台大醫院發現第一個人的狂犬病病例。其後陸續有狂犬病例發生，其中以1951年發生238例，及1952年發生102例為最多。

當然那時候隨著「中國國民黨軍」入侵台灣的不只有狂犬病，因為隨著中國國民黨軍來到台灣，做事馬馬虎虎只重表面作風的惡習，導致政府行政效率低落及整個公共衛生體系的崩潰。當時增加的不只是狂犬病從無到有，連原來少見的傳染病也急速增加。例如：天花，在日本人積極推動牛痘預防注射後，得到很好的控制。在1942年，全台灣只有1例天花病例，無人死亡。但在「光復」後1946年，台灣又發生了天花流行，共有1,561人生病，315人死於天花，1947年流行更擴大為5,193人發病，1,725人死亡。霍亂也一樣，日本統治期間，各種防疫努力使霍亂自1920年後每年只有零星個案，如1942年只有7名霍亂，無人死亡。但到了1946年，共有3,809人得到霍亂，其中2,210人死亡，致死率高達58%。鼠疫也一樣，本來1918年以後均無個案，但台灣「光復」後，鼠疫也跟著光復。1946年出現三十年來首見的14名病例，其中4名死亡。傳染病中最可怕的是結核病及瘧疾（目前和愛滋病同列全世界三大傳染病），在1942年時台灣有4,834人死於結核病（死亡率萬分之8.6），在光復後1946年，死於結核病的人數，增加了三倍多，達到18,533人（死亡率萬分之29.4），瘧疾感染率也由日據時代的2.9%增加到光復後的20-40%，全台每年有一百多萬人感染瘧疾。

這些傳染病在台灣「光復」後的再度爆發，擴大流行，充分說明一個不體恤人民，只知搜刮人民的外來政權會帶來多大的浩劫。如果認真統計，台灣「光復」後，因為環境髒亂，防疫無能所造成的傳染病死亡人數，恐怕高過二二八事件的大屠殺。真是天地不仁，以台灣人為芻狗。

還好，在政局逐漸穩定後，台灣在高品質的醫療團隊及高水準的守法人民共同努力下，各種傳染病均得到控制。世界衛生組織（WHO）、世界銀行（WB）、洛克斐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等國際援助均來到台灣。在台灣設立的熱帶醫學研究所（即後來的台大公共衛生研究所）的努力及全台灣逐步建立的衛生局、衛生所、衛生室發揮高度效率的公共衛生作為，讓台灣的公共衛生成效卓著，很多疾病也得到良好的控制，被完全根除，如：鼠疫在1948年、天花在1955年、狂犬病在1919年、瘧疾在1965年、小兒麻痺在2000年皆被根除。如：破傷風、麻疹、德國麻疹、百日咳…等，在1984年，台灣甚至成為全世界第一個全國施打B型肝炎疫苗的國家，把原本六歲幼兒的B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陽性率由10.5%估計2015年會降至0.1%以下。此計劃也成功預防了肝癌的發生，台灣成為全世界第一個證實癌症可以施打疫苗來預防的國家（台大張美惠教授之研究）。

這種公共衛生的努力成果，當然也表現在狂犬病防治上，在1959年，人的狂犬病已經消失，1961年連動物也皆無發現狂犬病，也就是台灣正式成為狂犬病根除地區，五十多年來台灣人民沒有狂犬病的困擾。

但在2008年馬英九執政後，打破蔣經國前總統與中國「不談判、不接觸、不妥協」的訓示，不但擴大接觸，而且妥協。台灣與中國雙邊來往的密切、交流的頻繁（每年約有八百萬人次往來）；出入地點的深入（比起美日等國家只到大都市、往大旅館，台灣人則到窮鄉僻壤去開工廠，去掃墓探親）；以及生活習慣的雷同（比起美日等國家，台灣人較敢坐下來吃山產、吃小吃）；再加上語言會通，冒險性強，喜歡展風神，有的嫖妓、有的包二奶，更使得台灣與中國兩國間的交流充滿了傳染病的威脅。遠的如2003年的SARS疫情，則是由中國製造、香港輸出與台北放大。全世界只要和中國有密切接觸的地方都難免遭殃，台灣最慘。加上台灣又受中國惡意抵制，無法成為世界衛生組織（WHO）會員，各種最新資訊及醫療協助均來得又慢又少，對台灣人的生命威脅更加嚴峻。近年來各國的禽流感疫情不斷發生，已經死亡不少人，醫學界均預期人傳人的人流感會隨時爆發。果不其然，2012年中國發生H7N9禽流感，全世界就只有台灣人到中國被感染，由於馬政府的外交休兵政策，甚至讓全世界誤以為台灣也是H7N9的疫區。想想SARS對全世界的危害可知，中國南方人、畜家禽共同生活的環境，是最多人流感的起源地，而中國也是全世界資訊最封閉，人權最低落，最會說謊，最會掩蓋疫情的國家。更不要說世界各國專家，均視中國為有「能力」製造生物恐怖戰劑的國家，和中國的交流真是步步危機。

同樣的危機，也表現在最近出現的狂犬病上，隨著中國和台灣交流增加，2002年就有一位中國女性在中國被狗咬後來台灣才發病的個案，因狂犬病的潛伏期長達三至八星期或更久，故被咬的病人有可能來到台灣之後才發病，因此這個案不算在台灣發生，只證明台灣的醫療水準不錯，有診斷狂犬病的能力。2012年則發生台商去中國被狗咬而回台生病的個案，不過還算境外移入，但到了2013年就真的發生「本土」感染的動物（鼬獾）咬傷本地台灣人的「本土個案」，也造成台灣再被列名狂犬病疫區的遺憾。狂犬病有可能在一年多前（甚至更前）被人發現已經入侵台灣的動物，尤其是鼬獾，但是在農委會密而不宣的情形之下，經過這一年多來可能已經造成流行甚至蔓延到其他動物（如：錢鼠）。到2013年9月11日，通報至農政單位的鼬獾死亡數已超過一百隻，真正的數目更是不止此數。在2013年8月，更已傳染到家犬，專家警告，下一步就會傳到人了。台灣淪為狂犬病疫區，對人民健康的保障及外國旅客要來台灣觀光的意願都造成很大的影響。以上種種來自於和中國增加交流後的疫情危害，顯示我國的公共衛生及動物檢疫有倒退嚕的現象，值得國人的高度重視。

狂犬病當然是可怕的，狂犬病死亡率更高達100%。但是我們可以用人類的狂犬病血清蛋白及狂犬病人用疫苗來救治，事實上大部分的病例即早處理皆可治癒。比較重要的

是因為台灣長久沒有狂犬病的流行，經常與動物接觸的人員，包括：獸醫師、動物園員工……等，恐因此掉以輕心未施打過狂犬病的疫苗，這些人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施打疫苗，以避免接觸動物時被咬傷而罹病。此外，一般民眾則在這段時間，盡量不要接觸到各種野生動物，尤其是野外的貓、狗、蝙蝠、鼬獾……等等可能帶有病毒的動物。如果有看到動物屍體或是飼養的動物出現疾病或個性改變的症狀，應通報相關農政單位予以診斷；正常的家戶貓狗等寵物也要盡快施打狂犬病疫苗，以避免感染。以上這些作為並不是非常困難達到，在台灣五十年前各種防疫條件皆較差時，也是可以將狂犬病有效滅絕，何況是現在有疫苗可使用，控制狂犬病應該不是那麼困難。

但重要的不是狂犬病的可怕，更可怕的是馬政府的刻意掩蓋疫情及行政無能。由於掩蓋疫情使得非常多的動物已經受到感染，才會進一步威脅到人類的健康。對於這次台東鼬獾咬傷原住民的個案，究竟是不是感染狂犬病？農委會防檢局還是一味地想要逃避，一直到醫生堅持檢查結果就是狂犬病後，才被迫接受事實。事實上，已經有很多鼬獾感染狂犬病毒，顯然狂犬病毒已正式進入台灣，而且可能很多動物皆已感染，甚至錢鼠也已感染。所以我們要強調農政單位不應該再用掩蓋疫情的方式來處理傳染病的問題。農委會官員在討論的過程當中，竟然還說出由於PCR（聚合酶連鎖反應）太敏感，容易有假陽性，試圖不接受檢驗結果。這種講法已經是不適合來做防疫的官員，因為公共衛生的理念是在「敏感度」，寧可診斷不確定也要當成可能是來提高警覺，只有臨床醫師才是以「特異度」來做疾病的診斷。公共衛生為了及早控制疫情是要以「敏感度」而不是「特異度」作考量。一個官員竟然不知道這種攸關公眾安全健康的事情要以敏感度出發而不是以特異度出發，那這樣子就是不對的。防疫官員不應該有臨床醫師的態度，而是要以公共衛生官員的態度，這是個人擔任疾病管制局局長和衛生署署長時一再跟部屬強調的。公共衛生擔心的是「假陰性」不是「假陽性」，只有臨床醫師才在怕假陽性。公共衛生要有作為，因此很怕有「假陰性」存在而忽略了及時的防疫。所以掩蓋疫情不報是最要不得的，刻意掩蓋疫情的結果只會讓疫情擴大，這是一個主管傳染病防制的防檢局最不應該有的態度。

由政府面對狂犬病疫情的作法，採取掩蓋與逃避的方式處理，顯見政府沒有面對解決問題的勇氣，只想呼嚨過去，這是動物防疫及公共衛生上一個最大的敗筆。更不應該的是狂犬病被證實後，政府過度宣揚其可怕，卻沒有好好向民眾說明只要家庭寵物有施打狂犬病疫苗，人是不大可能被感染的；即使被狂犬病動物咬傷，只要快速使用人用免疫球蛋白，並按時接種疫苗（第1、3、7、14、28週），百分之百可以痊癒。另外，政府宣導不力讓很多家中的貓狗無妄被棄、被殺，真是可憐。政府放任一大堆的有關狂犬病的錯誤觀念流竄，佔據太多的新聞版面，被譏諷為故意誇大狂犬病的危險，以掩飾服貿協議可能帶來的危險。

撫今追昔，二流國家佔領一流國家所造成的二二八慘案猶在眼前，台灣「光復」時

中國人帶來的傳染病危害才稍平息，晚近中國SARS所造成的數百位受害者的記憶猶新。而五十多年不見的狂犬病又再度光復台灣及蔓延，在馬英九政府的傾中政策下，兩國交流日漸增多，如果各種配套措施（包括防疫）沒有適時補強，我們不免憂心，台灣會不會再度遭受二二八的浩劫？台灣會不會再度遭受中國傳染病的肆虐？

狂犬病不可怕，可怕的是掩蓋疫情，以及不想改進只想掩蓋真相，致令公共衛生倒退嚕的政府。◆